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 托 尔 斯 泰 中短篇小说选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 托尔斯泰中短篇 小说选

臧仲伦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Л. Н. ТОЛСТОЙ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

据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ГОСЛИТ -  
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0)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俄)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 Л. Н.)著;  
臧仲伦等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11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ISBN 7-02-002290-1

I. 托… II. ①托…②臧…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5637 号

装帧设计:李吉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金 城 造 纸 厂 供 纸

字数 48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 插页 1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9.40 元

## 前 言

在谈到列·托尔斯泰的伟大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等巨著,震古铄今,相形之下,他的中短篇未免黯然失色。然而这些中短篇对作家的成长和发展说来,有其一定的路标性意义;从其客观上再现时代现象,主观上反映作者内心历程而言,又是他的创作的重要构成部分;更何况它们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也有其独立存在价值。毫无疑问,离开它们,这位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形象就不那么完整、那么丰满了!

托尔斯泰在其创作的三个时期中,中期集中全力于《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宁娜》,他的中短篇都是在其创作前期与后期写成的。本集所收作品,自《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到《哥萨克》写于前期,其余的写于后期。总的说来,他的作品都有自传因素,但前期作品同他的个人生活与实践活动的联系更为直接。

“小三部曲”《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是依据他亲身参加这场保卫战的见闻和感受写成的。这位初登文坛的“小军官”,敢于突破战争文学的旧框框,不写威武雄壮的队伍和由军乐旌旗前导的扬鞭跃马的将军,而写“战争的真相——流血、痛苦和死亡”。而且三部曲焦点不同,基调各异。如果说《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使用第二人称(此为世界文学中创举),让“您”把战地全景尽收眼底,其基调是歌颂俄国士兵的纯朴和顽强,歌颂他们寓于平凡中的英勇气概和爱国热情;那么《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让军

官们登场,展示其内心活动,基调是讽刺他们的虚荣心和名利欲;《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则把灯光集中于科泽尔佐夫兄弟身上,写他们在战争中受磨练以至成长和变化:哥哥由一个平凡的人成为真正的英雄,弟弟则是浪漫主义激情的幻灭,并作了无意义的牺牲。与他们阵亡相伴随的是要塞的陷落。但这里响彻的基调不是哀伤,而是悲壮。小说着重写人物内心世界,又能匠心独运,表现“心灵辩证法”。像普拉斯库钦中弹后的那段内心独白,可说是现代小说中“意识流”的滥觞;而小科泽尔佐夫的情绪波澜则是心灵辩证发展全程的曲折入微的再现。

一八五四年托尔斯泰曾在顿河草原上通宵风雪迷途,两年后根据回忆写成《暴风雪》。这几乎是散文,情节淡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车夫精神抖擞、从容不迫地驰车前进,以及主人公一再进入那现实与梦幻交织的、似梦非梦的境界。当时批评家德鲁日宁赞赏这个作品“洋溢着细腻的、几乎难以捉摸的诗意”,却嫌它的细节过于累赘。的确,这里时不时地呈现白茫茫的旷野,漫天飘舞的飞雪,顶风前进的马匹和雪橇;不断地传来铃铛声、马蹄声、车夫交谈声和吆喝、狂风咆哮声。然而这一切不是都描绘得鲜明生动、富有诗意,同那两个甜美的梦(夏日骄阳下的池塘景色和轻柔温暖的雪中小屋)以及主人公在梦乡中的这些“心理场面”、随印象而飘浮的意识之流相映成趣吗?

《一个地主的早晨》令人想起作者于一八四七年在自己庄园中实行改革的尝试,他曾试图在地主与农奴间建立宗法制的牧歌式的和睦关系。主人公涅赫柳多夫不啻作者的化身。他得不到农民的信任,反而引起他们的警惕和嘲弄。小说描述主人公于一个早晨到各家农户访问,似乎过于平铺直叙。但这里却见出作者洞察心理的才能,他善于再现“农民对待事物的见解”,甚至“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因而能深刻地

揭示两阶级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使仁慈的地主也不能改善这种根深蒂固的对立关系。这在当时反农奴制的文学中是很罕见的。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和农民语言都写得很成功。涅赫柳多夫的活动颇像《安娜·卡列宁娜》中的列文，但这里只是失望，那里却是绝望。他也像《复活》中的同名人物。两个作品相距近半个世纪。这里主人公为自己的阶级地位深感不安，那里则已决定与本阶级决裂。这正是作者思想发展两个阶段的折光。

托尔斯泰于一八五七年初次旅欧，依据自己在瑞士的见闻写成《卢塞恩》，其主题是“艺术和社会”问题。不过，与其说作者关心艺术家的命运，不如说更关心艺术家所处的那个社会。歌手的形象并不位于前景，也不与作品相始终，但其遭遇却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和资产阶级平等观和人道主义的虚伪性。作品中笔直单调的滨湖街与柔和多姿的湖光山色的不和谐也烘托出资本主义文明与艺术的格格不入。贯穿于全篇的是批判的激情，政论成分几乎代替了艺术描写。政论家和艺术家同时出现，这是托尔斯泰此后作品的一大特征。

《哥萨克》开始酝酿于一八五一年作者高加索之行，至一八六二年完成，数易其稿，由原来带有猎奇色彩的普通爱情故事变成一部关于主人公寻求人生道路、作者探索社会前途的内涵甚广的小说。奥列宁厌弃充满虚伪的莫斯科上流社会，来到民风简朴的哥萨克村落。他先后同叶罗什卡、鲁卡什卡和玛丽亚娜认识，逐步认识了他们的世界。玛丽亚娜是哥萨克人全部优良品质的体现，也是高加索“大自然的美的化身”。奥列宁追求她，并努力习惯于哥萨克人的生活，试图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普通成员（他是托尔斯泰笔下许多走向人民的人物的先驱）。他经历了思想信念的变化：先是体会到“幸福在于为他人而生活”；爱上玛丽亚娜后，受了列别茨基的熏染，以至认为“谁幸福谁就是对

的”，否定了自我牺牲的意义。可是他并非像普希金《茨冈》中的阿乐哥那样的个人主义者，他那次求爱也不是乘人之危。他的爱情的失败，关键在于两个民族在文化发展阶段上的差别：他并没有真正了解玛丽亚娜，她向他表示的类似爱情的许诺也不是认真的。况且不能设想，奥列宁娶了她，定居哥萨克村落而能真正幸福。因此小说的结局看似偶然却有其必然性。书中哥萨克的生活的描写有些理想化，这由于作者受卢梭回归自然的思想影响，并幻想这个“自由、平等”的较为原始的社会能成为“俄国的未来”。批评家安年科夫肯定作品中高加索风习描写惟妙惟肖和心理画面的细腻精致。但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如苏联一位研究者指出，是使用“对偶映衬的手法”：如对应的结构，对应的人物，对应的插曲等。另一特色是书中较多外界的描绘，而在第四至第九章中还专叙哥萨克人生活，暂时离开主线（这六章被当时批评家雅·波隆斯基称为“中篇里的中篇”），这与当时作者嫌厌自己此前“主观的真诚的诗”，要写广泛反映客观生活的叙事诗的意向是一致的。这种史诗性和他的卓越的心理分析相结合在此后不久写成的《战争与和平》中得到完美的体现。

后期的中短篇小说，写于作者世界观激变之后，它们更多的是他晚年的心灵的反映，首先是精神觉醒；与此相应，对上流社会的批判也大多由道德方面深入到社会方面。

《伊万·伊利奇之死》的主人公一生遵循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虽则“小德”略有“出入”。他只求生活得轻松、“愉快而体面”，这正是上流社会的共同理想。他与这个社会融合无间，怡然自得。病打开他的眼睛，他终于看到周围的人，不论医生、同僚以至亲人都那么自私自利，对他的病痛漠不关心，有时问候，也只是装模作样的出乎礼貌的应酬，他的妻女甚至把这个病人看作妨碍她们吃喝玩乐的累赘。他深感人与人的隔膜和精神孤

独。而这一切又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他自己往日的处世哲学与待人接物态度。从此他自我反省,最后在弥留之际,承认自己过去生活得“不对头”,并对儿子和妻子萌发了人类之爱,从而真正得到了解脱。作品的讽刺矛头主要指向上流社会;叙述伊万身世时虽然带有嘲讽口吻,但他是作为上流社会的成员(“平常的人”)而受讥刺的。这个备受肉体上精神上折磨的人渐渐成了同情的对象。真正关心他、同他保持真正的人的关系的只有仆人格拉西姆,这个劳动人民与上流社会人士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以伊万的死讯开头,颇像《复活》以法庭开端,开门见山,是托尔斯泰后期常用的结构。但这个被人称为“独白小说”的作品,自第五章起颇多内心独白(主要是主人公的),有时还是展开的,有些则是内心对话以至直接独白,这一切在主要使用“戏剧场面”的托尔斯泰后期作品中却是罕见的。结尾几章采用了他很少采用的象征手法:“黑洞”象征死亡,“光”则象征醒悟。

《克莱采奏鸣曲》以实际事实为基础。它九易其稿,这个纯因妒忌而杀妻的故事被加入社会批判的成分。作者借主人公之口指出,当时妇女成了男人的泄欲工具和私有财产;他又通过主人公形象让人看到,当时社会、特别是上流社会中以情欲为基础的婚姻的危害性;以及人欲横流、道德沦丧如何瓦解家庭关系、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团结。然而与此同时,他却宣扬禁欲主义,反对夫妻间的正常性爱。杀妻的故事令人想起奥瑟罗。不过,奥瑟罗的妒忌是出于纯真的爱情,这里主人公则恰好由于没有爱情。说他杀妻是因为作为一个“私有者”愤于“私有财产被窃”(什克洛夫斯基语),未免简单了些。应该看到传统观念的作用。这部作品当时被禁止发表,曾以千千万万手抄本交相传诵,轰动一时。小说开头简洁地叙述主人公的生平,整个情节具有紧张的戏剧性,艺术因素与政论因素并用(作者说是用“两种手法”):这些风格在托

尔斯泰后期颇为典型。主人公在杀妻前心情矛盾,踌躇反复,有如波涛起伏而又不断推进,一路写来,可谓曲尽其妙。

同样以事实为本事的《谢尔盖神父》也涉及情欲主题,但突出的是灵和肉的搏斗。不过,还应看到,主人公曾毅然断指以拒绝诱惑,后来却因陶醉于“圣徒”的称号,居然相信自己能创造奇迹,动摇了对上帝的信念,以致成为情欲的俘虏。足见这里同时表明虚荣心之为害。此外,修道院中“圣徒”的寄生生活也是抨击的对象。虚荣心是托尔斯泰本人终身与之斗争的大敌,主人公的出走又与他长期酝酿的离家出走的想法吻合:这些都是作者心灵的投影,而结局使这个高傲刚毅的人物成为不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则是直接以说教者出现了。作者说,这个小说写主人公身上“心理的各个阶段”,但它大多通过外部描写;它简练、明白、易懂,颇像民间故事:这些又显示出作者后期的风格特色。

《舞会以后》的主题很简单,它揭露尼古拉一世专制政体下军队中的酷刑,也是据真实故事写成的。作品主要使用对照法,不仅豪华温馨的舞会同惨无人道的体刑、上校在两个场合的不同表情、主人公先后的不同感受等形成强烈反差,就是描写两个场合所用的形容语等都是彼此反衬的。这个短篇的结构、情节以至时间都极度紧凑,语言极度简洁朴素,达到作者的“理想方式”,即“不能增减或改动一字而无损于作品”。

这个选集并未囊括托尔斯泰的中短篇杰作,但由此已经可以看到它们的风采了。这些作品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西欧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一句话可为明证。读了《伊万·伊利奇之死》后他为之心折,深深感叹说:“我看到,我的全部活动都付之东流,我的几十卷作品都分文不值了。”

陈 桑

1996年6月

## 目 次

|                       |            |
|-----------------------|------------|
| 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      | 芳 信译( 1 )  |
|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       | 芳 信译( 18 ) |
| 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  | 芳 信译( 68 ) |
| 暴风雪 .....             | 臧仲伦译(139)  |
| 一个地主的早晨 .....         | 陈 馥译(174)  |
| 卢塞恩                   |            |
| ——德·涅赫柳多夫公爵日记摘录 ..... | 芳 信译(230)  |
| 哥萨克 .....             | 刘辽逸译(258)  |
| 伊万·伊利奇之死 .....        | 臧仲伦译(438)  |
| 克莱采奏鸣曲 .....          | 臧仲伦译(505)  |
| 谢尔盖神父 .....           | 臧仲伦译(599)  |
| 舞会以后 .....            | 蒋 路译(653)  |

## 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朝霞刚开始渲染着萨蓬山上的天空；深蓝色的海面已经抹去了黑夜的朦胧，正等着最初的阳光来发出灿烂喜悦的光辉；寒气和迷雾从海湾飘来；因为没有雪，一切都显得黑沉沉的，但是凛冽的晨寒刺面，霜在脚下沙沙作响。从远处传来不停的海水的轰轰声，间或被塞瓦斯托波尔的隆隆的炮声所淹没。只有这澎湃的浪涛声打破早晨的寂静。从战舰上传出了八下幽微的钟声。

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北部<sup>①</sup>，白天的活动逐渐取代了夜间的宁静：这儿有一小队换哨的士兵走过，把步枪弄得铿锵作响；那儿有个医生赶着到医院里去；这儿有个士兵从掩体里爬出来，用冰水洗那晒黑了的脸，然后，转身对着闪耀着红霞的东方，迅速地画着十字，祷告上帝；那儿一辆骆驼拉的又高又笨的玛扎拉<sup>②</sup>，装着差不多堆到顶的血迹斑斑的尸体，轧轧响着运到墓地去埋葬……您要是走近码头，就可以闻到煤、粪肥、潮湿和牛肉发出的一股怪味儿；成千样不同种类的东西——木柴、肉、土筐、面粉、铁等等——都堆在码头附近；各团的士兵，有的背着背包和枪，有的没背背包和枪，都挤在那儿抽烟，骂街，把笨重的东西搬运到一条停泊在浮桥旁的冒烟的轮船上；私人的渡船载满了

---

① 塞瓦斯托波尔港将塞瓦斯托波尔分为南北两部。北部筑有防御工事。

② 乌克兰南部的一种四轮大车。

各种各样的人——士兵、水手、商人和妇女，有的正在靠拢码头，有的正从码头上开走。

“先生，您到伯爵码头去吗？请上来吧！”两三个退伍的水兵从船上站起来向您兜揽生意。

您可以选一只离您比较近的小船，跨过躺在离船很近的烂泥里的一匹枣红马的半腐烂的尸体，向船舵走去。接着，您就离岸了。这时，您周围的海正在朝阳下闪耀。在您前面，一个穿驼毛大衣的老水兵和一个浅色头发的小伙子正在默不作声地使劲划着桨。您望着遍布在海湾远近的舰只的有条纹的庞大船身、像小黑点似的在一片闪光的蔚蓝里起伏着的舢舨，眺望着在对岸现出的、被朝阳的玫瑰色的华彩映照着的的美丽明媚的都市建筑，眺望着防御浮栅和在水面到处凄切地矗立着黑桅杆尖的沉船周围泛着泡沫的白线，眺望着在远处晶莹的水天之际隐约出现的敌军舰队，眺望着被桨激起的起着泡沫的浪花和在浪花中跳跃的咸水泡。您听着有节奏的打桨声、从水面传到您耳边的人语声，以及您似乎觉得越来越猛烈的塞瓦斯托波尔威严的炮击声。

一想到您也在塞瓦斯托波尔，一种勇气和自豪感就不能不深入到您的内心，您的血不由得在血管里流得更快了……

“先生，直接从基斯坚丁<sup>①</sup>旁边穿过去吧！”老水兵一面这样跟您说，一面回过头来看您掌舵，是否让小船走对了方向，“右舵。”

“这艘战舰上的炮还是全的呢，”浅色头发的小伙子在经过战舰时打量着它说。

---

① 指“康斯坦丁”号军舰。——作者注

“那还用说：这是艘新船，科尔尼洛夫<sup>①</sup>在上面待过，”老水兵也瞧了瞧战舰说道。

“你看，在那边爆炸了！”小伙子在长久的沉默以后说，他瞧着突然在南湾的高空出现的一片正在扩散的白色的烟云，随之而起的是榴弹爆炸的巨烈的响声。

“这是他<sup>②</sup>今天在新炮台上开炮，”老水兵加了一句，同时漠不关心地在手上吐了口唾沫。“喂，米什卡，加把劲！赶过那条驳船。”于是，您的小船就在海湾间宽阔的海面上更加迅速地滑过，真的赶过了那条堆满了麻袋、由几个笨拙的士兵笨手笨脚地划着的沉重的驳船，然后便在停泊在伯爵码头上的许多各式各样的小船间靠岸了。

滨海大街上，成群结队的穿灰军服的士兵、穿黑军服的水兵和穿得花花绿绿的妇女熙熙攘攘。村妇们在卖面包，俄罗斯的庄稼汉们站在茶炊后面大声吆喝着卖热蜜水；也就在这儿，在码头的头几个石级上，乱堆着生锈的炮弹、榴弹、霰弹和各种口径的铁炮。再往前一点，有一大片空地，空地上乱放着巨大的方木和炮架，躺着睡着了的士兵；有马匹、车辆、绿色的大炮、弹药箱、步兵的架着的步枪；步兵、水兵、军官、妇女、孩子、商人不断地来来往往；装着干草、麻袋和大桶的大车络绎不绝；在某处，有一个哥萨克和一位军官骑着马跑过来或是一位将军坐着马车驶过去。街的右边筑了一道防寨，防寨的炮眼里安着几门小炮，有个水兵坐在旁边吸烟斗。左边有一座华丽的大厦，山墙上写着罗马数字，墙根下有几名士兵和几副血迹斑斑的担架，——到处您都可以看见军营的令人不愉快的痕迹。您的最初的印象一定是

---

① 科尔尼洛夫(1806—1854)，俄国海军中将，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战死。

② 指敌人。

极不快的：军营生活和都市生活、美丽的城市和肮脏的野营的奇怪的混合物，不但不美，而且显得令人可憎地杂乱无章；您甚至会觉得大家都惊慌万状，东奔西跑，不知所措。可是，要是您更近地瞧瞧那些在您周围来来往往的人们的脸，您就会看到完全是另一回事。譬如，就拿这个辎重兵说吧，他一面牵着三匹枣红马去饮水，一面那么安详地哼着一支小曲，显然，他不会在这个乱哄哄的人群中迷路，对他说来，这人群是不存在的，而且，他无论执行什么勤务——饮马或是拖运大炮，——都是那么从容不迫，那么自信，那么冷漠，就像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图拉或是萨兰斯克的什么地方似的。在那位戴着一尘不染的白手套的过路的军官的脸上，在坐在防寨上抽烟的水兵的脸上，在守着担架、在过去的议会大厅的台阶上守候着的担架兵的脸上，在那穿过街道、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石头上，以免弄湿自己的粉红色衣裙的姑娘的脸上，您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

是的！假如您是初次来到塞瓦斯托波尔的话，您一定会感到失望。在任何一张脸上，您都看不到忙乱、慌张、甚至激昂慷慨、为国捐躯、坚决果断的痕迹，——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您所看到的只是平凡的人们在平静地从事平凡的工作，因此，您也许会因为您过度兴奋而责备自己，对您根据北部的所见所闻而在您心里形成的有关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们的英雄行为的概念的真实性，有点怀疑吧。可是，在您开始这样怀疑之前，您不妨先到棱堡去瞧瞧正在保卫阵地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或者，最好直接到对面那座以前曾做过塞瓦斯托波尔议会的大厦里去，那儿的台阶上正站着守着担架的士兵们，——在那儿您会看到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在那儿您会看到可怕而凄惨的、伟大而有趣的、然而却是惊心动魄的、使灵魂崇高的景象。

您到议会大厅里去吧。您一打开门，四五十个截肢的和伤

势非常严重的伤员，有的躺在病床上，但多半却躺在地板上的这种情景和室内的气味，会猛然使您触目惊心。您不要听信使您在大厅门口逡巡不前的那种感情，——这是一种坏的感情，——往前走吧，别因为您好像是来瞧瞧受难者而感到不好意思，也别不好意思走过去跟他们谈谈：不幸的人喜欢看到人们同情的脸，喜欢讲讲自己的痛苦，还喜欢听爱护和同情的话。您可以从病床之间穿过去，找个面色比较不那么严厉、不那么痛苦、您可以放心走近前去和他交谈的人。

“你哪儿受伤了？”您犹豫不决、畏畏缩缩地问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兵，他正坐在病床上，用和善的眼光盯着您，好像在邀请您到他跟前去似的。我所以说“畏畏缩缩地问”，就因为痛苦不但引起深切的同情，而且不知为什么还会使人产生惟恐伤害别人的感情，产生对能够忍受痛苦的人的崇高的敬意。

“腿上，”士兵答道；但是就在这时候，您自己从被子的皱褶上也看得出，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上面起都没有了。“现在谢谢上帝，”他接着说，“我想出院了。”

“你早就受伤了吗？”

“已经第六个星期了，先生！”

“怎么样，你现在还疼吗？”

“不，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只是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小腿肚好像有点儿疼，平时倒没什么。”

“你是怎么受伤的？”

“那是在第五棱堡，先生，第一次炮击的时候：我把炮瞄准了，刚要到另一个炮眼去的时候，他就打中了我的腿，我好像一脚踩空掉进坑里去似的。再一瞧，我的腿没了。”

“难道你在最初的一刹那不觉得疼吗？”

“那倒没什么；只好像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使劲捅了一下我

的腿。”

“那么，后来呢？”

“后来也没什么；只是在他们把我的皮肤绷紧的时候，好像火辣辣地有点儿疼。主要的是，先生，别想得太多：你不想，它就没什么。这痛苦多半是因为人想的缘故。”

这时候，有个系着黑头巾、身穿灰条子连衣裙的女人向您走过来；她加入了您和水兵的谈话，她开始谈起他，谈起他的痛苦，谈起四个星期来他那伤势险恶的情形，又说 he 受了伤还要担架停下，让他瞧瞧我们的炮台发射排炮，她又说，亲王们如何跟他谈话，并且赏给他二十五卢布，而他又是如何告诉他们，要是他不能再去作战的话，他就要求回棱堡去教练青年士兵。这个女人一口气叙说着这一切，她一会儿瞧瞧您，一会儿瞧瞧水兵；水兵把脸转过去，好像不愿听她说话，在那儿扯枕头上的一个棉线团<sup>①</sup>，她的眼睛里露出一种特别高兴的光芒。

“先生，她是我的老伴！”水兵跟您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好像是说：“您得原谅她。谁都知道，娘儿们爱说废话。”

您开始了解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您在这个人面前开始为自己感到惭愧。为了对他表示您的同情和赞叹，您要对他说的话真是太多了；可是您找不出话来，而头脑里想的那些话呢，又词不达意，——所以，在这个沉默寡言的、不自觉的伟大面前，在这种坚强的精神面前，在这种对自身的崇高品德感到羞涩的心情面前，您就会俯首无言。

“好吧，愿上帝保佑你早日恢复健康，”您对他说，然后您又在另一个病人前面停下来，他躺在地板上，好像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等待着死亡。

---

① 这种棉线团是从破棉布上撕下来，以代替药棉为伤员裹伤用的。

这个人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脸浮肿而又苍白。他仰面躺着，把左手甩到后面，显出剧烈痛苦的样子。他那焦干的嘴张着，呼吸困难，发出嘶哑的声音；呆滞的蓝眼睛向上翻着，裹着绷带的右手的残肢从滑落下去的被子底下伸出来。腐肉的恶臭更使您惊骇，而且从这个受难者的四肢的散发出来的、消耗体力的内热，好像也在侵袭着您。

“怎么，他昏过去了吗？”您问跟在您后面的那个女人，她亲切地瞧着您就像瞧着自己亲人似的。

“没有，他还听得见，不过病情很严重，”她小声地加了一句。“我刚才给了他点儿茶喝，——唉，尽管不是自己的亲人，总得有点怜悯心，——他差不多不会喝了。”

“你觉得怎么样？”您问他。

这位伤员听见您的声音就把眼珠转过来，可是他看不见，也不明白您的意思。

“心里烧得慌。”

再往前一点，您看见一个年老的士兵在换衬衣。他的脸和身体似乎是咖啡色的，瘦得像具骷髅。他的整只胳膊都没有了：是齐肩截除的。他很有精神地坐着，他已经痊愈；可是从他那没有生气的、暗淡的眼神里，从他那瘦得可怕的身体和满脸的皱纹上，您可以看出这个人已经在忧患中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在对面的一张病床上，您看见一张女人的苍白、娇嫩、充满痛苦的脸，面颊烧得通红。

“她是我们这儿一个水兵的老婆，五号那天被一颗炮弹把腿给打伤了，”您的那位女向导这样告诉您。“她是到棱堡里去给丈夫送饭的。”

“怎么，把腿截除了吗？”